

wu qing liu shui duo qing ke



无情流水多情客

江哀◎著

南海出版公司



无情流水多情客

江 哀 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07·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情流水多情客 /江哀著.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07. 3
ISBN 978 - 7 - 5442 - 3688 - 1

I. 无... II. 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7403 号

WUQING LIUSHUI DUOQINGKE

无 情 流 水 多 情 客

作 者	江 哀
责任编辑	程 钢 曾科文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66568511(出版) 65350227(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海口景鑫达印刷包装装潢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42 - 3688 - 1
定 价	20.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自序

小说本身就是虚幻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又何必太认真？是以拙作《无情流水多情客》里的地名、人名、故事皆是虚构，此石头城非彼石头城也。我不谙地理，不晓得这个世上是否有个叫“稻香村”的村落，若真有，纯粹乃巧合也！我因“稻香村”富有诗意，给人无限的遐想，故搬而用之。无它，因其美也！世人不可穿凿附会，只以平常心来读，茶余饭后，消磨时光罢了！

我认为，世上所有感情之事，惟朋友最难定论。什么是朋友？有人说在一起吃喝玩乐就是朋友，有人说寂寞时陪在左右的就是朋友，有人说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就是朋友，有人说同窗十年的就是朋友，有人说一见如故的就是朋友……

我说，这些都是朋友，但总觉得缺少点什么，都好像太抽象、太片面，仿佛一把沙子，一抓便散了。对，缺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心”。心诚则灵。朋友亦然。朋友之间坦诚相待才是真朋友。

有一颗坦诚心的人，总有着满腔的热血。

心胸坦然：一诺千金、肝胆相照、皇天后土、万死不辞、两肋插刀、赴汤蹈火、虽死无憾，诚乃真朋友也！

我认为，朋友之间做到肝胆相照足已。这不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感人、最醇香的一部分？

好比烈酒。朋友相聚，总是少不了酒的。酒又使热血沸腾。

天底下，能使人热血沸腾的因素很多，朋友与酒无疑是其中之一。

与子携手，煮酒论谈，才能如鱼得水、完美无瑕。譬如音乐与舞蹈，两者结合，才能相得益彰、浑然天成。

朋友难遇，知己更是难求，这是自古以来的感慨。

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以当伯牙再携琴寻访钟子期，知音亡他而去时，怅然魂飞、忽忽若狂……

寻求知己，岂不像国君求贤一样？明主得贤，自身安定、国家安宁。救朋友于危难贫困之间，才是真朋友。人若得之，不得不爱惜。

故交友不得不慎，倘若不慎，如坠深崖，后悔莫及！

被朋友出卖，确实不是滋味，不是滋味的滋味！比万箭攒心、五脏俱焚还惨痛百倍、千倍，甚至无法用算术譬喻所能形容。

被朋友出卖一次，足以刻骨铭心、黯然销魂！

朋友之间出卖，是否是由于禁不起外界的诱惑？或为名，或为利……不管为名还是为利，都是为了自己。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这句话用在热血朋友间是决不行的，万万不行的！

于是乎，有人会逃避现实，寻找一个远离红尘的世外桃源生活，将自己囚禁起来。

是啊，与世无争，是一幅多么祥和的画面！

然，一个人真要是能做到与世无争，很难，很难……

乘兴，摘陶公《桃花源记》一小段而助之：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我认为，只要心里认为是净土，都是世外桃源。正应了一句话：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己的狗窝。只要你对这狗窝充满热爱、充满激情，这就是净土，哪怕只是一小寸的地方，还是净土。

我，南朝著名文学家江文通之苗裔也，颇受先祖之遗传，素来

不事章句之学，而留情于文章。拙作的完成，我要衷心感谢我的父母，非常感谢；其次还要感谢一直支持我的人，谢谢！

默默（请允许我以沉默的方式来感谢大家）……

此书献给天下所有热血朋友。

江 哀

丙戌岁末于进学斋

目 录

一	1
二	5
三	14
四	21
五	36
六	48
七	55
八	61
九	70
十	83
十一	89
十二	96
十三	102
十四	109
十五	119
十六	129
十七	138
十八	146
十九	154

二十	162
二十一	170
二十二	179
二十三	186
二十四	193
二十五	201
二十六	212
二十七	222
二十八	231
二十九	243
三十	252
三十一	258
三十二	270
三十三	278

1

苏凤清最怕凑热闹，可热闹偏偏跟他过不去。为此，他已经整整一个星期没睡上个安稳觉，吃上顿丰盛的午餐，可谓“茶饭不思，辗转反侧”。更糟糕的是，他竟然便秘——这是他自长记忆起，从未有过的事！

为了治疗该死的便秘，昨日他吃下了——不如吞下来的确切些——足有1公斤重的醉虾，希望能大拉一场。然后他安静地坐在马桶上，等待奇迹的出现。一盏茶工夫过去了……一顿饭工夫过去了……一炷香工夫过去了，一切都风平浪静，与他期望中的大闹天宫截然相反。

——一切罪恶的起端竟是一封喜帖！

普天下见了喜帖能令人如此恐惧失措的，再难找出第二个。

喜帖是一个星期前收到的。那是个雨后的黄昏，湿漉漉清爽的空气夹着初春草木的清香，沁人心脾。落日的余晖洒满他家的整个庭院，有只小蜜蜂在花丛里翩翩起舞，忽又消失不见。庭院寂寂，仿佛桃源。

这样与世无争的生活凤清已平静地度过了五年。五年里，他从未踏出过这块土地，从未跟外界联系。五年的时间，他学会了种植蔬果，自己一个人怎么吃得完，自然要与村人共分享，村人也常分羹与他，彼此照应，其乐融融。这样的和谐生活以前他在大城市居住时是从未遇见过的。凤清另开了片书铺子，有小人书、戏剧、文学名著，也有名人传记等等，总有上千册之多。向他借书是免费的，如果有人硬要付钱给他，他立马来了气，说：“你给我钱可以，但从今往后你别上我这来借书了！”那人闻言笑着袖了钱走了。如果有人不小心弄破了书，他会佯装气愤地指着那人的鼻子道：“你半个月内不许借书了，这半个月时间你要面壁思过！”那人也乖巧，果然熬了半个月方

上凤清的书铺来。凤清笑着——一把搂住那人的肩膀说：“我以为你生我的气，再也不上我这借书看了呢！”于是，从这天起，书铺门口立了块小黑板：“凡借书致损害者，禁借半月；若恶意致残致失者，禁借终身”。不知是那块小黑板发挥了作用，还是凤清善心感动了大家，自此以后，再没一人借书受损不还的，大家都像保护自己的书一样爱护。

书籍经过五年的岁月洗礼，已经陈旧了，纸张已变得泛黄，书香气却是更浓烈了，犹如凤清的脸，额上多了几条皱纹，但看上去却愈加成熟更有男人味了。

稻香村只有一片书铺，只有一个苏凤清。

2

苏凤清打开信箱，居然发现里面躺着一封信——五年来，他从来没收到过一封来信——凤清吃那惊，委实不小，整张脸刷地一下子全白了，心跳得厉害，呼吸短且促，仿佛少年第一次吻情人的嘴唇，又惊又羞。

那是封大红的信封，左上方印有双喜的字样。凤清纳闷地拆开信封，里面是张红得刺眼的喜帖。瞬间，凤清苍白的脸青红不定。突然，他似嗅到不祥的气息在渐渐蔓延……他不紧不慢地打开了喜帖，刹那间，他脑海似现出千万道闪电，深深地震撼他的心灵。

凤清仿佛失去重心，整个人瞬时瘫痪了……

喜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喜帖里的名字！

毛尚喜、韩若珣。

凤清认识这两人，都是好朋友——五年前，他确实承认他们是亲密无间推心置腹的好朋友，但那只是在五年前，如今，什么也不是了。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一个失意的人往往会想到酒，不论会喝还是不会喝，总会有想喝上几口的欲望。“三杯能和万事兴，一醉能解千愁”，酒的功劳实在不小。若非酒，孔子难成圣人，李白难得佳作。

凤清去邻居家沾了两斤烧酒，邻居瞪大眼好奇地问：“小凤，

你向来不喝酒的——哦，是不是家里来了客人？”凤清说：“没有，只是突然内心澎湃，想喝上几口而已。”邻居笑道：“那也用不着这么多啊，当饭吃呢！”凤清说：“不如多要点，省得以后还要来讨。”凤清心里在想，两斤酒，能够喝上我几个小时呢？

血浓于水，酒又使热血沸腾。

五年来，凤清滴酒不沾，以茶代酒，养成了早睡早起的好习惯。他几乎换了一个人，惟一不变的是，他依旧贫穷。

凤清打开酒罐子，一阵久违的酒香扑鼻而来，刺激着全身十万八千个毛孔，沸腾着亿万个细胞。他似遇见契阔多年的老朋友，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嘴角现出一副痛苦的微笑，眼泪从他的眼缝里流出，顺着突起的颧骨慢慢往下淌……

这是五年来，他第一次尝到了醉酒的滋味。那滋味，使他重温了五年前的情景——

那天晚上，他把尚喜请到自己租住的家里喝酒，若珣替他俩斟酒。凤清记得那天气温很高，屋里虽打着空调仍觉得酷热难当。他俩谈笑风生，言语轩爽，越喝越起劲，身子也越喝越热，汗如雨下，喝得兴头上，索性脱了衣服，只剩条三角裤衩，意犹未尽。若珣也不回避，这样的情景她见过非止一次，早已司空见惯了。她始终微笑着替他俩斟酒，犹如一朵盛开的鲜花。

那晚，凤清醉了，醉得一败涂地，头痛得好比孙大圣被念了紧箍咒。醒来时，已物是人非。空荡荡的一间屋子只剩下他一个人。若干天后，他找到尚喜，才知道惊人的一幕：那晚，若珣给尚喜斟的是白开水，而给凤清斟的却是二锅头。他生平头一回尝到了被人欺骗被人玩弄被人抛弃的滋味——那滋味，的确不好受。

凤清似只发了疯的狮子，冲上前去，一把揪住尚喜的领子，一双愤怒的眼睛似喷出熊熊的火焰，但他紧握的拳头却迟迟定在空中……

那一拳，没有打在尚喜的脸上，也没有打在尚喜的身上，却是打在了雪白的墙壁上。雪白的墙壁顷刻间染上了斑驳的血渍，凤清的手在流血……

若干年后，凤清常自言自语：如果那晚我不喝醉，是不是还有扭转的机会？

3

凤清被酒呛到了，大声地咳嗽，咳得面红耳赤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一个不稳，从椅子上摔了下去，在地上大滚。

他的确有点醉了，在地上乱爬乱滚，可始终站不起来。他惟有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大声大声地咳嗽。

邻居家听到动静，忙赶了过来，一把扶起微醺的凤清，替他拂去身上的尘土，略带责怪的口吻说：“小凤，喝酒要慢点喝，喝得快了，一容易呛到，二容易醉，”见桌上并无一碟下酒菜：“喝酒没有菜可不行，不但容易醉，也伤身子，我家里有碟牛肉，还有些花生，我这就给你取来！”有谁知道，凤清此刻恨不得大醉一场，像那晚一样，再来一场浩劫，他又有何惧？

邻居接着说：“呀，小凤，你怎敢喝冷酒，怎不知这样最伤身。你是个读书人，难道不晓得酒性最热？若热喝下去，发散的还快，若冷的吃下去，就凝结在了体内，要五脏去暖它，不是害了自己么——”

凤清连连道谢，酒已醒了几分：“薛嫂，你说话的口气好像我妈。”

薛嫂叹了口气：“你爸妈如果在的话，就好了，他们可是好人呐！”

“薛嫂，不麻烦你了，酒我自己会热。”

“那好，我回屋给你取下酒菜去——对了，以后你需要什么，尽管向我开口，乡野人家，拿不出山珍海味，浊酒还是有的，但可别喝多了。”“薛嫂，你竟把我当外人了。”薛嫂笑着走了。

凤清的手在颤抖，面色煞白，眼里噙着热泪，一张脸由于激动而变得扭曲。他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痛苦冷漠的笑容。

1

农历三月十八。

大明吉日，诸事宜，嫁娶。

这天，就是毛尚喜、韩若珣两人合卺大喜之日。凤清从抽屉里取出那张喜帖，嘴角微微透出一丝冷意。然而，他的一张脸却是出奇的镇定、安详，与几分钟前的他判若两人。

该不该出席这趟婚礼，他已考虑了足足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工夫，足以把这么简单的问题想得明白、透彻。

凤清洗了个澡，把全身上下洗了个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他翻箱倒柜地搜寻一件像样的衣服，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有五年未进城买衣服，哪来的新衣服穿。他觉得好笑。五年的时间，虽然不能使一个农村发生太大的变化，但对于一座城市，尤其是处于流行前线的城市，那变化，虽不至于惊天动地日新月异，但也够一个乡下人吃惊的。不知今年流行什么款式什么颜色。这是以前凤清常关注的，而现在，他只觉得可笑。

凤清如今穿的一身衣服，换作五年前，绝对是潮流，还是大牌，连一条短裤还是 **CK** 呢。此时回想起当初的奢侈生活，他只觉得痛心、寒心，还有什么呢？那时候，他为了穿名牌、交房租、养女朋友、请朋友喝酒，零零杂杂的开销，纵然是李嘉诚也会变成穷光蛋，何况凤清只不过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两袖清风，上无皇帝老儿作背景，下无明星大腕可依靠。凤清表面上容光满面风采照人，又有谁知道他的内心深处，是那么的贫困潦倒，还要强颜欢笑。那时候，他还有个叫若珣的女子可寄托，再穷再累，见到她就开心了。如今呢，“斯人独憔悴”矣！

凤清平时最看不惯纨绔子弟的言行举止，那时候的他，又会差那些人有多远呢，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自我安慰罢了。世人又是怎么看待他的？

所幸他已远离尘世沉寂了五年，踏踏实实生活了五年。五年的时间足使一个人从混沌走向清醒。他虽不能大彻大悟，但他已经看破看透了，什么声色名利禄，都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人一死，休想带走它一丝一毫，惟有实实在在平平淡淡才是真。

凤清望着一地的衣服，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我没有华丽的衣服，就穿这身衣服去参加婚礼，我就不信谁家的疯狗会来咬人——这酒，我还真喝定了！”

他走向穿衣镜。镜中的他有一双深邃忧愁的眼睛，一头凌乱的头发，额上星星散布着皱纹，如同莲藕的丝。他的肤色偏黄，使得一张寂寞的脸愈加憔悴。

他开始刮密密麻麻的胡子，是那么的小心翼翼、有条不紊……

多少年了，他从未如此仔细地端详镜中的自己。

……

凤清把书铺的钥匙交给薛嫂，说自己要过几天才能回来。

2

石头城。

凤清到达石头城是下午的三点。这座城市，他曾经生活了五年，肮脏混沌地度过了五年。那些往事，风风雨雨扑朔迷离的足够写成本一本厚厚的书。这里有他美好的回忆，但多的是千疮百孔的伤痕。

晴空万里，和风如煦。

这样的好天好气好日子结婚，的确是件令人欣慰的事，连跟她们不是朋友的凤清，此时此刻陶然其中，深深为他们祝福。

旧地重游，别是一番滋味。

没有人认识他。街上满是穿着打扮时髦的红男绿女，并没有因为他衣着过时而投以异样的目光。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他。

凤清也不关注他们，他只关心一件事，一件令他魂牵梦萦的“胡记”牛杂馆。他饿了。他希望那家店铺还在。并不是因为石头城除了“胡记”就没有牛肉面吃了，相反，在石头城，什么也不多，石头更不多，多的是小吃，牛肉面更是铺天盖地多如牛毛。在这里，能吃上各地风味的牛肉面，其中，牛肉面最集中的一条街，名叫“饕餮街”。顾名思义，这条街因食而闻名。

然而，“胡记”并非开在那里，而是开在一个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小巷深处。

凤清为何一心惦记着“胡记”，只有一个原因，那是因为他心目中，“胡记”的牛肉面是全城最好吃的，也是他所吃过的牛肉面里最美味的。

“胡记”并不远，穿过这条街，拐个弯，就到了。凤清自然再熟悉不过了。

凤清印象中，“胡记”没有老板，只有一个老板娘。老板娘姓桂，有张圆圆的脸总是笑容可掬，一头浓密的乌发似墨染过的，一双明亮美丽的大眼睛总是充满秋水，轻掀朱唇就会见到两颗雪白的牙齿，如同她的皮肤一样白。知道她姓氏的就叫她桂娘。渐渐地，桂娘的名气风靡全城，不论新老顾客，是老是幼，只要一进她店里的人都唤她一声桂娘。桂娘总是真诚地对待每一位顾客，童叟无欺。

桂娘的身世却是个谜。只知道她是十年前从外地迁来的，只身一人在此开了家牛杂馆。店名为何叫“胡记”，构起了很多人的猜想。莫非她老公或者情人姓胡？她有着非常可怜的身世，有个不幸的家庭，又遭到情人的抛弃……桂娘的年龄也是个谜。她好像永远不会老，十年前是这个样子，现在仍是这个模样。无论是眼睛、头发、皮肤、身材……都跟十年前一模一样。凤清印象中，桂娘从来没有施过脂粉，却是那么的风姿绰约。

那条小巷为何“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那是因为这条巷子里住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头子老太太。那些老头老太也时常光顾“胡记”，可没想到昨日还能吃下一碗牛肉面明日却断了气吹吹打打

哭哭泣泣地抬了出去，今日死了王家，明日没了赵家，后日去了张家，赵钱孙李一下子全齐了，可想自己的生死是无从知晓的。于是乎，在常人眼里，那条小巷成了阴森恐怖的代名词，后有人直接取名为“断魂巷”。至于桂娘当初为何选在这儿开牛杂馆，不得而知。

又五年过去了，桂娘是否还是那么年轻，风光依旧？凤清心想。他知道，很多人上“胡记”并非真的是去吃一碗牛肉面，而是一睹桂娘的庐山真面目。

“胡记”果然还在。凤清远远望见了招牌，一阵欣喜，不由加快了步伐，仿佛赶得慢了，牛肉面要买完了似的。

五年不见，“胡记”变了样。原本只一家店铺的，如今已扩展成三间，里面装修一新，原先木制的桌椅已换成塑胶的，还安了空调。虽然这个季节用不上，若是在冬夏两季，在空调房里吃着热腾腾的牛肉面，的确是一种享受。

红的桌椅，暗红的地板，橘黄的墙壁，淡蓝的天花板，还有柜台后面墙上挂的一个大大的中国结。一切都是那么的耳目一新。

凤清内心一阵激动，微微一笑，走了进去。

他一走到柜台，就看到了桂娘。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背心，里面是件雪白的毛衫。那件毛衫非常白，但衬着她洁白无瑕的皮肤，却黯色多了。她的头发绾成一个高高的髻，用一根碧绿色的蝴蝶模样的簪子插着，是那么的相得益彰，平添了几分妩媚。

桂娘的确没有变，仍是跟五年前一样，或者说，她本来就是这副模样。凤清再一瞅，又似变了，变得年轻了。无论变与不变，有一样是切切实实的变了——桂娘如今高坐柜台，上汤端面的活交给服务员去干了。

她成了掌柜。虽然她以前的身份也是掌柜、老板娘，不过看起来像是兼职的掌柜、老板娘，如今倒名副其实了。

店里约莫有十来个食客，正津津有味地吃着自已桌上的牛肉面。有几个服务员在那里穿梭。

凤清本想尝一尝桂娘亲手烹调的牛肉面，此刻竟似成了泡影。

凤清心头闪过一丝失望，但他不死心。

桂娘正坐在那嗑瓜子，没注意到他。凤清向前含笑道：“桂娘，一向久违了，您老人家向来可好啊，可还记得我吗？”他有意要开个玩笑。

桂娘放下手中的瓜子，瞅了他半晌，眼睛一亮，笑道：“哎哟哟，我道是谁来了呢，原来是贵客驾到，怪不得我今日早上一连打了十来八个喷嚏，原来是你来！有失远迎，罪过，罪过！”她接着说：“托你的福，老娘店里生意一日比一日兴旺，先前的一家店铺哪挨得下这么多客人，你瞧，如今已换成三间的门面了，犹显得不够宽敞，同行们眼红着呢——你要吃点什么？”

凤清呵呵笑道：“既然桂娘认得我，怎么不叫出我的名儿来？”

桂娘一拍他的胸脯，嫣然一笑：“我以为你不愿让我说呢——你真让我说出来？”

“嗯，洗耳恭听。”

桂娘一手搭在他的胳膊上：“你不是小凤么，全名叫苏——凤——清，我没记错吧！你可是我这里的老顾客了！”

凤清一怔，没想到事隔五年桂娘还认得他，还记得他的名字，胸中一股暖流瞬间渗透了全身，是那么舒坦惬意。良久，他哈哈笑道：“真不愧是桂娘，天下除了桂娘，还有谁会记得我呢？”末一句他是说给自己听的，不由叹了口气。

桂娘娇笑，妩媚的脸上似盛开了一朵烂漫的鲜花：“年纪轻轻的，有啥气可叹的，老娘我活了这么大年纪，还没碰到过一件事值得我去伤心叹气的，”——走出柜台——“小兄弟，今天你吃什么，老娘做东。”

“可惜我要吃的东西，恐怕是没缘分尝到喽！”

“你说的是我的手艺？”

凤清一惊：“果然是桂娘，什么事也瞒不过您那双眼睛，我简直对您崇拜得五体投地！”

“崇拜我什么，眼睛，还是手艺？说怎么怎么崇拜我，怎么不拜了？”